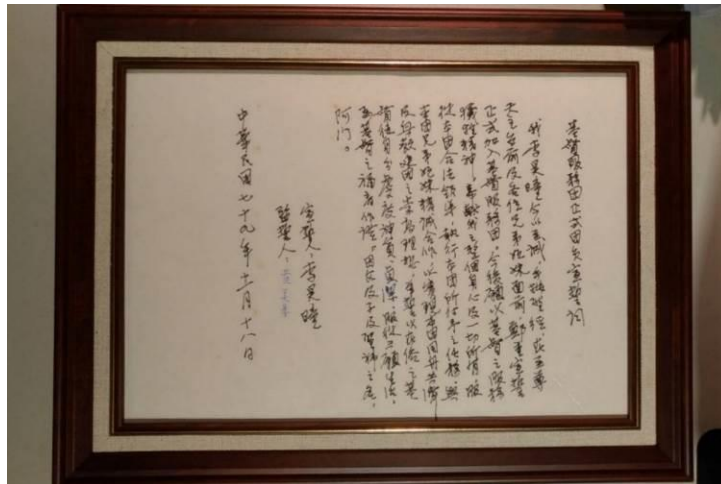


總團報告

丁健原

1. 7/21-23 參加台灣區團年會，相關報導請參閱台灣區團的報導。
2. 8/1 參加高雄教區於文化中心至德堂所辦「單樞機逝世五周年活出愛慈善音樂會」，參加團員計有晉德、僑榮、健原、健安、憶蘇、素玲、文聲等等。
3. 9/1 前往台南探望何元章-潘家群的另一半，因為跌倒導致手部骨折。
4. 9/2 前往台北參加李昊瞳逝世十周年追思彌撒，於古亭耶穌聖心堂由饒志成神父主禮，謝謝美基提供當年昊瞳奉獻為正式團員時之誓詞手稿，謝謝晉德將之複製裝框，由我代表送給美蘭收執，以資紀念。當天出席團員相當多，我們都懷念這位好友。





前排左起；金秀蓮、張佩英、宋祖思、嚴美萍、蔡綺、陳麗如、丁健原、古崇孝修女、馬美蘭、李昀、李昕、李暉、黃美基、葉翠雲。

後排左起：林耀堂、簡婉玲、陳小霞、莊筱敏、沈明室、潘春旭、劉巨烘、俞明德、王琪、張傳慧、饒志成神父、潘錫淦、陳發熹、王緒安、歐晉德、賴志傑(李昀的先生)、陳海鵬、陳海珊、孔令堅。

5. 8/22 我們敬愛的賈總主教竟與單樞機相隔五年後的同一天蒙主恩召回歸天鄉。相關紀念文章請參見天主教周報。治喪事宜由台北教區主教公署負責，謝謝美基從中聯繫將本團納入禮儀服務。9/15 晚上在新店耕莘醫院為賈總主教守靈。參加者計有陳發熹、張佩英、黃美基、歐晉德、丁健原、姚健安、陳小霞、黃龍章、陳順潮、胡僑榮、劉嘉玲、宋祖思、賈彩倫、賈彩霞、侯凱文(團員侯正淳之子)。9/16 於台北聖家堂舉行殯葬彌撒，莊筱敏(與主教在嘉義、台北、花蓮三教區均有關聯)負責讀經一，晉德與美基奉獻餅酒，僑榮與嘉玲帶領信友禱詞。彌撒後，主教靈柩安葬於台北大直天主教公墓。參與團員事後於圓山飯店共融。



附上一則潘家群所撰「禱賈總主教文」

敬愛的總主教

聽到您去世的訊息，我們，你的學生、信友、服務團的兄姊，驚訝，哀痛，向天主祈禱，望您的英靈，榮登天國！

您是我們基督服務團的創團導師，鄭爵銘神父在時，到台南大專中心，講道理，訪談學生，從那時起，您就配合鄭神父，啟導同學，興教建國，敬天愛人。

您喜歡年輕人，在台南大專中心時，與同學們朝夕相處，您以溫和的言行，引導同學們信仰、行為，如父如兄，和同學們嬉笑中建立情感，使同學自然地向天主，相信那段日子，迄今忘不了的，也是生命中最喜悅的日子吧！

您榮升主教，先嘉義，再台北，為更多青年與信友服務的風範，一直留在嘉義、台北教區。

很不幸，您身體違和，從台北總教區總主教退休，到新店天主堂休養，您一貫平實的作風，心中祇有天主，沒有自己，不講究衣食住行，後來您移居花蓮，在山明水秀，鬧中取靜的美崙天主堂，得享濱海空曠有散步空間的生活，基服團東分團，有照顧您的榮幸，您昔日的學生，基服團夥伴，凡到花東，都心中有你，以探訪你為樂。在心神上，相信基服精神支柱！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里程，您心安地回應天主的召叫，但卻為我們留下永恆的思念，您的談笑，您的隨和，您的平易，您的親切，您的溫和，您的身影，讓我們到那裡尋覓？您去了，真的去了！人體離開我們了，但是，在我們心中，您與我們同在，時時在我們身旁，我們忘不了你，安息吧！天國在歡迎你！

後記:我原本是請家群撰寫一則殯葬彌撒中的信友禱詞，結果家群給我一短篇。

6. 9/5 到高雄 802 醫院加護病房探望侯正純，正純於 8 月初因車禍而腦部受傷，經腦部引流手術治療，但仍在半昏迷狀態。大部分時間在昏睡，叫醒他講到基督服務團有反應，握著他的手祈禱念經會掉淚。之後，周守民、陳發熹、王素玲等均前去探望。度過危險期後移往普通病房。10/7 再度探訪，帶給他一些露德聖母聖水(陳麗如由聖地帶回)，祈請聖母代禱。也請團員為他的健康持續祈禱。
7. 10/6 參加輔仁大學舉辦「紀念單國璽樞機逝世五週年學術研討會」，我以「單國璽樞機與基督服務團」為題。林耀堂則發表「單樞機對真福山生命探索營的構思與實踐之探討」，參與的團員還有林思伶、歐晉德、胡僑榮、宋祖思、劉正宇、陳麗琴等。過程中特別感謝晉德，為文章訂下章節架構，又依時間次序闡述單樞機與本團發展的重要事件，並製作簡報檔案供我參考使用(我只些微修改與補充)。同時也感謝治明從不同的角度與經驗分享他的觀察與體會，完整內容將收錄於服務通訊，我只摘取部分內容，將之與晉德的內容彙整。全文請參閱如后所附。



單國璽樞機主教與基督服務團

歐晉德、鄭治明、丁健原

一、前言

關於這個主題，這次可能已經是第三回了。2003年11月出版的《單國璽樞機主教八十嵩壽慶祝特刊》中，本團團員胡僑榮、張宇恭神父(前總團輔導)分別以此為題撰文慶賀。而這次卻是為單樞機逝世五周年的紀念。單樞機自己會怎樣看這個題目呢?在本團2008年9月出版的《單國璽樞機主教生命告別之旅》中，樞機寫了一封給「基督服務團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作為臨別贈言。樞機寫道:「加入耶穌會修道六十多年，我沒有子女，你們就是我最親近的人。在教會大家庭內，我沒有創立任何修會團體。基督服務團在聖神引領和許多神長合作中，是我積極參與創立的唯一在俗團體。…將我為基督服務團寫過的幾篇文章收錄在內，再加上這一封信，便構成了一份對本團較完整的遺囑。…在任何理由之下，絕對不要放棄「基督服務團」這個名稱。」此外，在「基督服務團成立四十週年」一文中，樞機寫道:「大家對「基督服務團」的建立、成長、茁壯、開花、結果都有功勞，不必爭論誰是「基督服務團」的真正創辦人。」本團前身曾稱為「篤進團」、「聖母會」，而最後將之定名為「基督服務團」的是單樞機。

樞機與團員的關係亦師亦友。很多團員在人生、事業重大抉擇之前，都會向樞機報告並徵詢請益，也都能得到樞機的提點與鼓勵。此外，2011年11月11日單樞機為團員楊豫台的父親舉行追思彌撒，禮儀後與參加的團員共融。樞機說:「我視你們為我的家人，如今我的癌症復發，我最先告訴你們。」此後，團員之間除互稱兄弟姐妹之外，有時也以家人互稱。因此，團員對樞機充滿孺慕之情，便是這層關係之寫照。

感謝主辦單位，在紀念單樞機逝世五周年的研討會上，為本團預留追思紀念的機會。團內相關的紀念文章，宥於篇幅之故未能納入，將留待團內刊物再與團員共享。以下本文僅聚焦於單樞機與本團團務相關事蹟之介紹，特邀請本團資深團員歐晉德及鄭治明，就其親身體驗來分享這個主題。相對而言，我較為資淺，早年諸多重大歷史場景未能躬逢其盛；又因目前職務之故，便負責將資深團員的回顧資料加以編輯與補述。本人負責前言與補述，主架構則以歐晉德的回顧為主，並在適當的段落融入鄭治明的觀點，特此說明。

二、動亂時代的青年導師鄭爵銘神父

談到基督服務團的源起，不能不談到耶穌會的鄭爵銘神父。他在1914年出生，於1932年8月入耶穌會，1944年6月晉鐸，並於1949年畢業於震旦大學法律系。在他的青年時期正值日本侵華戰爭，接著國共內戰，國家處於戰事及內亂中，鄭神父一方面孜孜求學，一方面也策勵同學

們共赴國難(當時名為「篤進團」)，並協助多位青年赴國外深造，這些同學可謂是基督服務團的前輩團員(張宇恭、張必剛是其中的成員，爾後兩位晉鐸之後，成為榮譽團員)。於1951年後鄭神父奉命至印尼主持利瑪竇華僑中學，設立勵志學舍，培育印尼華僑青年中學生，並鼓勵多位青年返台深造，此為基督服務團的第二代團員(其中包含丘林華，傅燕萍等人)。1961年後，鄭神父返台，出任台中磊思天主教大專中心主任，1963年至耕莘文教院，短短數年，嘔心瀝血，教育輔導大專青年，鼓勵他們「興教建國」理想。他於1964年6月11日因腸癌去世，但在台灣短短四年時間，他影響了許多大專公教青年，組織了「聖母會」，成員包括胡僑榮，李文瑞，成道學，區紀復…等等，均成為往後基督服務團的主要成員及支柱，對台灣地方教會的影響深遠。也因此基督服務團均視鄭爵銘神父為基督服務團的奠基創辦人。但事實上在鄭神父離世之際，他從來不知未來會有「基督服務團」。

三、單國璽神父，賈彥文神父與基督服務團的萌芽

鄭神父的「興教建國」理想，是基督服務團的精神指標。他於1963及1964年在靜山為大專青年舉辦避靜，均以此為講稿，打動幾乎所有青年的心，也是在當時擔任靜山退省院院長的單國璽神父和負責大專青年服務的賈彥文神父，都對鄭神父的理念有深刻的共鳴，也體會到對這一批赤誠熱血的公教青年鼓舞力量的可貴，但當時鄭神父已病情深度惡化，單神父也做準備，隨時要接手。

1964年6月鄭神父離世後，單神父和賈神父開始主動的和這批青年保持聯繫，單神父於1966年開始撰寫基督服務團團章，並和賈神父共同建議「聖母會」的會員成立「基督服務團」。記得當時單神父用十行紙，自己一筆一筆的寫下名稱，宗旨，性質…。他特別強調服務團是教友的精修團體，若團員成為神職人員後，需改為榮譽團員。也為了避免引起困擾，他寫下本團非政治性的團體的說明。在那段時間，他幾乎每星期都會找幾位聖母會的會員討論，並寄給已出國的會員徵詢意見，也與賈神父逐條商量團章內容，且建議通過後在台南教區先行批准。他也沿用聖母會會員的宣誓詞並酌予修改，後來成為基督服務團團員的正式誓詞。

會員信條原來只有十條，後來也是單神父的建議增列第一條「我深信興教建國就是我們的理想」和第二條「我深信服務就是我們的精神」，最後構成基督服務團現行的十二條團員信條。

同一時期，另一位資深團員鄭治明的回顧如下: 1965年2月中，彰化靜山雷雨交加，大雨滂沱！靜山避靜院單國璽院長把曾受鄭爵銘神父感召的同學們召集到山上，舉辦一周的避靜，重溫回歸天國半年多的鄭神父先知性的思想，理念和叮嚀 -- 平信徒，尤其是青年平信徒，要立志在教會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改造自己，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團結起來，同舟共濟去實現光榮

天主，服務人群的興教建國理想。單神父和鄭神父兩位偉大的青年導師，在 1963 年靜山相遇，結為知心好友。單神父深深地被鄭神父的堅固信仰，精神理想，國學基礎，滔滔口才所吸引。同為耶穌會士，單神父非常欣賞鄭神父把聖依納爵的「神操」中國化和時代化；用革新，動員，戰鬥和凱旋的四個人生大戰過程來激發青年們改造自己，充實武裝自己，響應基督君王的號召。鄭神父講道理時，單神父幾乎每次都盡量全程聆聽。1964 年鄭神父在靜山的最後一次給青年學子主講避靜時，用劉邦稱帝後衣錦還鄉時所做的詩歌為開場白：「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單神父後來對我們說，鄭神父預感不久將榮歸天鄉，用這首歌作為他最後的遺言。當時（1964 年 2 月）他已整理了鄭神父過去的講稿，準備一旦鄭神父支撐不住時，要上台接力完成避靜！在 1965 年單院長神父給我們講避靜的時候，有好幾位聽講同學（包括我在內）當年要出國留學。當時台灣經濟落後，青年學子都是風行留學，而且是留而不歸。那時有句順口溜「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就可見一斑。那次避靜中，我和單神父有深入的個別談話，他仔細詢問我的人生規劃。我向他告白：因為前幾年我在全國留學考試成績優異，遠房親戚故宮博物院蔣復璁院長帶我去晉見于斌樞機。于樞機除了給了我許多的祝福和教諭外，還熱情邀請我學成後，到輔仁大學任教，在台灣高等教育界提倡天主教的核心價值。我毫不猶豫，慷慨地答應了。單神父很高興知道我逆勢的決定，讚許有加，而且強調我們青年人「出去是為了回來；回來建設我們的社會國家，振興我們的教會」。在那次避靜快結束時，單神父向大家告別，鼓勵我們常來靜山，突然話鋒一轉，語重心長地把荊軻刺殺秦王前的悲壯誓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改為「風蕭蕭兮，靜山寒；壯士一去兮，必復還」！又強調了「我們出去是為了回來」。「壯士一去兮必復還」！我心領神會，把單神父的期許深深地埋在心中。1973 年夏，我出國留學後第一次回國，是應唐榮鋼鐵公司聘請，擔任顧問。當年已有好幾位基督服務團的團員回國服務，在政府界，學術界和企業界擔當重任；而且在社會風氣、社會公益，尤其是環保方面有傑出的、先知性的示範和表現。除了佩服之外，心中曾有不如歸來的想法。不過次年，我在美國大學獲得難能可貴的終身教職，考慮孩子的教育等等因素，我終於猶豫了，最後黃牛了。但是內心是非常的慚愧，尤其是對單神父（時任徐匯中學校長）感到無比的歉意。但是當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毫無責備之詞，反而鼓勵我在美國的學術界奮發圖強，取得優異的成果；來日方長，將來一定會有機會回饋鄉里的。我被他老人家的仁慈寬恕感動萬分，唏噓不已！1994 年初，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素昧平生的台大經濟系學長牟宗燦博士說，經知名人士推薦，想邀請我回國，到花蓮共同開創台灣最後一座國立大學：東華大學！（註：東華大學的確是由無到有，拔地而起的最後一座真正的國立大學；不是改名或合併而來）。但是我又猶豫了！因為我那時已旅居美國 29 年，和台灣社會，學術界完全脫節了。面對在國內接受一個層級相當高的學術行政的挑戰難免有心虛的感覺。這時，經過祈禱後，我終於向我心儀的單主教（時任高雄主教）請教了。他毫不遲疑地勸我當機立斷，接受這個邀請。他認為機會難得，稍縱即逝，應

該把握住。單主教真是我的貴人，他這一番話，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規劃，讓我能下定決心在隨後的 17 年，投身于台灣的高等教育，培養了許多優秀的青年學子（現在擔任大學教授的就有 7 人之多；其他在政府界，企業界也有不少佼佼者）。還有，我因此有幸在台灣陪伴我母親一直到她老人家回歸天國！真是有福啊！

四、基督服務團的誕生與成長

在 1965 年至 1967 年間，單神父擔任靜山避靜院院長和時任台南教區副主教的賈彥文神父，不斷討論，眼看了鄭神父留下的羊群，漸漸地分散天涯海角，極為憂心，雖然當時分散在美洲，歐洲，和仍在台灣的團員們仍彼此保持密切的聯繫，但確實仍有逐步消失的危機。1967 年 8 月，留在台灣的團員於淡水聖本篤靈修中心聚會討論團章初稿。1968 年歐洲在蘇黎世團聚並深度討論團章草案。1969 年美洲在芝加哥團聚，提出團章修正意見，大致均取得共識，於是賈神父鼓勵大家按單神父的構想建立領導中心，正式定名為「基督服務團」。成立總團，並於台南教區立案，同時擬定從區團到分團至小組的工作計劃。單神父在 1967 年就寫下「我們今後工作的新方式」與在 2007 年建議，基督服務團運作基信細胞的基本理念仍是一致的，他和賈神父共同合作讓基督服務團重新組織起來(賈彥文「再向前邁進一步」1969.09)確實是關鍵因素。到後來他從徐匯中學到光啟社共十年期間，幾乎基督服務團的區團年會，到總團大會無役不與。從他幾次接到邀請後，在時間的調配上，可以見到他對基督服務團各項討論議題的關心。基督服務團 1979 年 8 月在彰化靜山召開第一次總團大會，以「追隨正義基督、服務今日中國」為主題，就是單樞機的擬議，單樞機並在大會中闡釋基督服務團的理念和基督正義的精神。他並指出從鄭神父去世後，基督服務團經過了多少痛苦與摸索，現在開始有了一個可循之路，但更希望基督服務團能看到時代的訊號，讓天主聖神不斷領導大家向前邁進。

單樞機在 1980 年 2 月被祝聖為花蓮教區主教，他特別將基督服務團的團徽嵌在他的權戒上，他多次出席正式會議的場合胸前常戴著由區紀復與胡僑榮設計的團徽，也可以體會到他對基督服務團的關懷與期望。

五、從福傳到真福山

1988 年單樞機第一次當選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決定推動福傳大會，希望能開創台灣教會新局，他特別期望基督服務團能在這工作上盡心力，也請區紀復擔任執行秘書；同時他也邀請多位團員參與主教團各委員會的工作。1991 年單樞機被任命為高雄教區主教時，更進一步想到為南台灣教會與民眾的牧靈和福傳工作，他有了真福山園區的夢想，而其中最急切的構想就是青年

的培育，他多次在基督服務團的總團大會、區團大會闡述他對真福山園區的構想，每次聆聽他的述說，都自然想到當年鄭神父在靜山退省時，對那一批熱忱公教大專青年的期許與啟迪。在 2007 年基督服務團台灣區團年會，單樞機親自提出請求基督服務團將真福山列為團體的重要工作計劃，甚至聲淚俱下，他當時已知道自己罹患肺線癌，時日無多，完全以托孤心態，期望基督服務團能全力以赴，達成「興教建國」的理念，而真福山確實可以秉持「活出愛」的意念，做為培育青年實踐信仰生命的教育園地。

關於真福山，鄭治明有類似的回顧：樞機給我的印象總是非常冷靜沉著；即使面臨驚濤駭浪的災難困境，也是舉重若輕，處亂不驚。可是有一次被我見識到他老人家傷心激動顫抖的場面。原來樞機在 2007 年夏就診斷出患有肺癌，但是他坦然處之，在祈禱中得到“為什麼不是我”的認知，力量和恩寵。但是他知道自己來日不多，對念茲在茲的真福山計劃希望基督服務團列入重要工作計劃。在 2007 年基督服務團台灣區團年會中，把托孤心態表露無遺；聽說他老人家甚至聲淚俱下！但是我沒有參加開會，沒能看到。而且這樣重大事件按基督服務團體制，必需在總團大會討論通過。在到了 2009 年總團大會在文藻外語大學召開前，樞機應美洲區團代表的要求，在靜山給他們一個單獨的避靜和交談。他又把真福山的理想願景詳細闡述，聽說講道後來也是聲淚俱下！但我那時屬台灣區團，沒有參加親睹。大會開始後，樞機每天參與。首先他發現真福山的計劃沒列在大會議程中。兩天會開下來，從來沒提過真福山。這下子樞機激動起來，要求發言時間，很感性地述說他的難過心境。甚至把自己比喻成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於是主席團緩頰解說，因為議程早已印出，無法列入；但是會在臨時動議時間討論，並沒忘記！次日樞機不在場時，臨時動議中討論基督服務團投入真福山志業的提案，在表決時，幾乎所有在場的代表都舉手贊成。只有楊豫台因為忙著負責錄影，沒能舉手。但是天意難料，兩年後，豫台和他太太楊嫩嬰提前退休，回台灣到真福山全心，全力，全靈地服務奉獻，至今已七年之久。（據說，樞機得知豫台夫婦要來真福山獻身工作時，曾寫信給他們，說他感動得老淚縱流！）

補述一段過程，樞機在傷心之下，寫了一首七言絕句，題為「心願」：“風蕭蕭兮日將落，白晝苦短夢想多，誰來助我來圓夢，還賴志同與道合”。後來，團員林谷將之譜成一首合唱曲由美國寄來，我將歌曲翻製成一片 CD 交給樞機。樞機常播放此曲遣懷。五年前在殯葬彌撒中也播放此曲送樞機最後一程。

六、結語

基督服務團團員多感念鄭爵銘神父的感召，視他為基督服務團的奠基導師，而事實上，若沒有單樞機的睿智與用心，若沒有賈總主教愛心輔導，當年這一批充滿信仰，有熱忱的公教青

年，早已煙消雲散，今天基督服務團雖然仍在摸索、成長的階段，但也確實在教會內，社會上多少有些貢獻，這不能不歸因於單樞機。

關於單國璽樞機主教與基督服務團之間將近五十年的關係，可參考基督服務團 2008 年 9 月出版的《單國璽樞機主教生命告別之旅》卷三，而團員與單樞機相處的點點滴滴，則散見於團內刊物(服務通訊、雙月刊、季刊等)。單樞機已經逝世五年，在過去這五年中，每年四月及十一月，我都會到高松墓園在樞機「生於基督、活於基督、死於基督、永屬基督」碑石前祈禱，請求單樞機在天主台前為基督服務團的理想實踐與團務發展轉禱，因為我們相信他仍然關心著基督服務團。